



# 追忆曾外祖父张伯驹

■杨箴廉

曾外祖父张伯驹，常以中州张伯驹自居，但凡有家乡人去找他办事，曾外祖父张伯驹必尽力帮助，有果始止。

笔者高祖母是张镇芳先生之妹，张锦芳先生之姐。曾祖杨可栋，字干民，和张伯驹是姑表兄弟。曾祖小时候曾跟其舅父张镇芳先生就读，毕业于北洋大学政法系，于1912年任河南民政科长，继调安徽禁烟局任局长。后见国是日非，便辞官归田，读书课子，兼习岐黄之术，开方不售药，惠及乡邻。笔者小时得祖上传下一部《芥子园》画谱，常常临摹，久而久之就学会了画画。后被安排在秣陵镇学校教美术。1977年初春，笔者被抽调到当时项城县文化馆搞创作，为省展准备作品。期间，常听同志们以景仰的心情谈论曾外祖父张伯驹及曾外祖母潘素老人，于是心中滋生了想念和看望曾外祖父和曾外祖母的念头。但那时，要去北京谈何容易，只好用通信的方式联络亲情。我就给二位老人写了一封信，并冒

昧地提出，渴望求二老一幅绘画作品的要求。但曾外祖父、曾外祖母都是名人，况且久未联系，笔者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信发了出去。想不到，不久便收到了曾外祖父张伯驹老人的亲笔回信。

信中说：“箴廉曾外孙，信收到，因事忙，迟复为歉。你曾外祖母绘画正忙，现在赶画明年全国画展的画，俟一些画画完，在春节前给你画好寄去。有机会能来北京为盼。即问近好，家中都好。”署名是“伯驹书”。看完这封信，我激动得眼泪都流了出来，一股浓浓亲情暖遍全身，想不到老人对待晚辈也如此亲切谦和。更想不到的是，时隔不久，我便收到一幅由曾外祖母潘素精心创作的水墨山水画，画上有张伯驹老人亲题“箴廉存念”，还有潘素的落款和印章。二位老人对待我这样的晚辈也是如此诚信与认真，让我十分敬仰和怀念。

正是由于笔者写给曾外祖父张伯驹并向其求画的这封信，勾起了

曾外祖父的思乡之情。老人多次对曾外祖母潘素和女儿张传彩说：“要回家看看，看看勤劳善良的项城人民，看看生我养我的这方土地。”可是，当时曾外祖父张伯驹已是耄耋之年，身体多病，交通也不方便。老人一直没能实现回家探亲的心愿。1982年，老人病重住院，病危时，仍语重心长地对曾外祖母潘素及女儿张传彩说：“要回家看看。”曾外祖父张伯驹不幸病逝，到1985年5月，曾外祖母潘素和女儿张传彩为完成曾外祖父的遗愿，回项城老家探亲，并受到当时项城县政府及亲朋好友的亲切接见。此行，终于圆了曾外祖父张伯驹回家探亲的梦想。老人泉台有知，也应含笑九泉了。

曾外祖父张伯驹，童时即受到儒家传统教育，将人伦道德视作立身处事的根本。所以，老人一生做了许多有益于社会、有益于国家的好事。尤其将耗尽平生心血、不惜倾家荡产所收集来的书画珍品，悉数捐给国家的高尚品德，值得我们敬仰。



张伯驹夫人潘素赠给杨箴廉的画

曾外祖父张伯驹，一生积德累仁、化私为公、品格高尚。在学习和怀念张老的同时，也应了解张老从童蒙时起所受到的教育——为学先为人、端品行、长学问及培养“士”与“君子”的这种精神，并借鉴、学习和传承。

## 探究文化瑰宝 增强文化自信

### ——读《黄帝内经》有感

■李晖

读《黄帝内经》缘于将其作为文学作品来赏析，《素问》篇中“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，不治已乱治未乱”大智至简，让人开辟出一个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宝藏的新天地。

《黄帝内经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，虽假托轩辕黄帝之名，其实据考证成于战国时代，两汉医者有所补充。冠黄帝之名，旨在突出强调溯源崇本，更进一步说明中医文化发祥之早。

《黄帝内经》绝非一时一人之作，通常说法为春秋战国起许多医学著作的总结。《素问》《灵枢》互引、互鉴，与其他医家或流派互鉴发展，相得益彰。其借鉴古文献可考的有《阴阳之论》《天元册》《五色》《玉机》《诊经》《脉变》《刺法》《针经》等50余种，当仁不让配得上我国上古医学的集大成者。

作为一本产生时代和孔子、子思、汉代儒道相并行的医书，它的伟大不仅仅是治病救人的医术，更是一部高度凝练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著作。其思想杂糅道家、儒家、法家、阴阳家等百家之长，站在哲学的高度，追溯宇宙的本原，具有辩证的唯物史观。它否定有超自然、超物质的上帝存在，认为生命现象来自于生命自身阴阳的互有

对立和互有统一运动。

高度凝练的宇宙观。《黄帝内经·天元纪大论》：“太虚寥廓，肇基化元，万物资始，五运终天，布气真灵，总统坤元，九星悬朗，七曜周旋，曰阴曰柔，曰柔曰刚，幽显既位，寒暑弛张，生生化化，品物咸章。”太虚为宇宙之先，太虚之境充满元气，气的化运有日月星辰、阴阳寒暑，有万物。气是宇宙万物的本原。

顺乎自然的生命观。《素问》说“人以天地之气生，四时之法成”，指出“夫四时阴阳者，万物之根本也，所以圣人春夏养阳，秋冬养阴，以从其根”，“逆其根则伐其本，坏其真矣”。人与天地相参，与日月相应。“天地之道也，万物之纲纪，变化之父母，生杀之本始，神明之府也，治病必求于本”“提携天地，把握阴阳”“和于阴阳，调于四时”“游行天地之间，视听八达之外”，法则自然，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。医理的根本，强调人来自于自然，要顺乎自然，与自然相协调。

人处于阴阳对立的宇宙。《素问》：“故清阳为天，浊阴为地；地气上为云，天气下为雨；雨出地气，

云出天气。故清阳出上窍，浊阴出下窍；清阳发腠理，浊阴走五脏；清阳实四肢，浊阴归六腑。”水为阴，火为阳。阳为气，阴为味。味归形，气归经，精归化。医理的另一根本，人是对立和阴阳互生的统一体。

人体是肝心脾肺肾五大系统与金木水火土相呼应、相表里，五大系统各有其属性和运行规律，同时又相互联系、相辅相成，构成一个整体。

高度发展的方法论。梳理《黄帝内经》整个理论架构：脏象说、病机说、诊法说、治则学说等，且不论其世界观上的高妙，单从方法论上探研中医中药的穷天人之际的智慧。

有别于西方自然科学的机械和割裂的存在，《黄帝内经·灵枢》认为形体与精神辩证统一。“神气舍心，魂魄毕具，乃成为人。”《黄帝内经·素问》：“形与神俱，而尽终其天年。”

气作为宏观上宇宙的本原，微观上主宰人的生命，如同汽车轮胎没有气，汽车就是废铁一堆。气的运行瘀滞、经络的曲张疏通、脉搏的浮沉滑涩，中医思辨时眼睛是看不到的，但因病施治的确又是客观科学的过程。

中国人讲求“畏天畏地畏大人”

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”，很著名的例子就是曹操战败溃逃时割发代首。五脏六腑的互为表里是怎么发现的，没有西方解剖学之说；“由神农尝百草”推知中医讲究经验论，春秋战国之前也没有那么多的人作为标本供医家去研究。

百草产地不同，不同的药、不同的剂量、不同的配伍，有不同的功效，这些看似不讲西方科学的方法，实质上是从无穷大上又从无穷小上遵循了科学上的量的分配和时间、空间上的分配，规避了西方医学的机械性和割裂性。

西医的诊断方法也必须包含有望、闻、问的中医重要方法。B超视野下的那一分那一秒的身体状况，西药实验室里称量的配比是可视下的僵化的静态的给药方式，只能依据生病以后呈现的状态施治，而中医时时刻刻把人看作一个生命有机体、一个动态的过程，是整体视野，是内外环境相辅相成参照思辨的，或防患于未然，或因势利导。现代中医重视中医中药的方法论，而忽视了中医中药更是深入中国人骨髓和血液的悬壶济世的文化观、道德观。

亘古悠长的文明史。《黄帝内经》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，集百家之长，思想臻熟，昭示中华文明独步世界的高度发展。

因为学文，对《黄帝内经》医理的关注弱于对其蕴含道家、儒学等哲学文学、中华文明有近乎万年深厚底蕴的热爱和欣赏，热爱即是传承，研读就是弘扬。

中华文明从远古走来，浩浩汤汤。